

# 由《长河》看回族人的死亡观

乔建东

西安理工大学 陕西西安 710000

**摘要:**宁夏作家马金莲在其作品《长河》中,以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交替演变,记录了伊哈、素福叶、母亲以及穆萨爷爷四个主要死亡事件,展现了作者对死亡由懵懂、痛苦以及豁然的增长历程,体现了回族人的死亡观,展现了回族人直面死亡、向死而生。

**关键词:**马金莲;《长河》;死亡观

## 引言:

马金莲在《长河》中,以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为线索,将一系列死亡事件串联。春夏秋冬不仅意味着时间的流逝和演变,也是四个死亡事件的见证者、作者情感历程的发声者。通过季节的演变,作者逐渐豁然了死亡的悲伤,领悟了死亡的真谛,展现了回族人独特的死亡观,从此岸生命的坎坷无常审视彼岸灵魂的安宁,又从彼岸无言的大美中看待此岸的离合悲欢。

## 一、真主前定与灵魂搭救的死亡观

回族人相信,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结,而是肉体沟通灵魂的桥梁、是现世向后世的过渡,是真主的安排和赏赐。因此,《长河》里的回族人处处体现着真主前定与灵魂搭救的死亡观。

### 1. 真主前定

真主前定是伊斯兰教的信仰之一。真主,在穆斯林看来,是创造世间万物的唯一主宰,是决定人生死的最高权威。真主前定则认为人的生老病死是由真主决定的,人作为瘦弱的个体是无法改变的,只能静静的做好准备。

在《长河》中,母亲虽然病入膏肓,但她对死亡却变得坦然。“真主的口唤到了,我就走,我高高兴兴地走,剩下你们好好儿活着。”弥留之际,母亲对家人说了这最后一句话,接着就大声朗诵清真言,直至咽下最后一口气。作为穆斯林,母亲始终相信,这是真主早就给她的安排,是对她最好的恩赐,即使半生没有自由的身躯,但她有自由的灵魂。穆萨爷爷一生虽然过得清贫,但他一直恪守穆斯林的信仰,坚守做人的原则,帮助了许多孤单弱小的人。因而在晚年儿孙满堂,乐享天伦,不像伊哈生命无常、不像素福叶命运坎坷,也不像母亲饱受病痛折磨,他是尽享晚年,寿终正寝的,这便是真主最好的安排,奖励他一生勤劳朴实、纯真善良、恪守正道。

### 2. 灵魂搭救

回族人相信,人死后,灵魂会永恒存在,但灵魂会

归向何处,需要真主根据亡人生前行为进行审判,人格高尚、品行端正的人会得到真主的赏赐去往美丽的天堂,品行低下、人格低劣的人会得到真主的惩罚去往黑暗的地狱。

因此,家人要通过念“热苏”(回族人祭奠亡人的重要形式)进行灵魂搭救,让亡人在真主审判时能减少罪恶,完善人格,获得好的恩赐。《长河》中,在将穆萨爷爷埋葬后,家人会在重要节日,宰上牲灵、炸上油香、请来阿訇,念篇完整的《古兰经》,儿孙们去墓地拜谒,清理杂草,这样就完成了一个苏热,穆萨爷爷的灵魂就能得到搭救,获得真主好的审判。和家底厚实的穆萨爷爷相比,家境贫寒的伊哈则拮据许多。如果不念热苏,伊哈的灵魂就不会获得好归宿。因此,只能由马乡老带头,向村里人募捐些清油和白面,去帮助伊哈家,哪怕只完成一次热苏。

## 二、薄葬而平等的死亡观

和其他民族一样,回族人也有自己的丧葬传统,但回族人的丧葬处处体现着薄葬而平等的特点。因为在他们看来,形式虚无缥缈,祭奠亡人,必须追逐精神世界的丰盈。

### 1. 薄葬

薄葬是回族丧葬的重要教规。因为在穆斯林看来,一个人如果生前没有良好的品行和崇高的信仰,即使死后财富满地也难以救赎。在《长河》中,伊哈无常(回族人死亡的别称)时,都没有像样的葬礼,就只借个新毛毡裹起来下葬;素福叶无常时,就简单用白洋布包裹着;穆萨爷爷下葬时,就躺在一扇门板床上,身上裹着一层白孝布。纵观他们的葬礼,没有隆重的仪式,没有奢侈的陪葬,处处体现着薄葬传统。

回族推崇土葬,但与汉族“入土为安”的理念不同,回族认为人是从泥土中来,也必将从泥土中而去,只有芬芳的泥土才能清洗人的前生罪恶。另一方面,土葬简

单、易操作、省时省力，最能体现回族人的薄葬传统。因此，伊哈、素福叶、母亲以及穆萨爷爷，都采用的土葬，都是以最简单的形式将最尊敬的人下葬，并祈祷得到最好的归宿。

## 2. 平等

平等也是回族丧葬的重要教规。首先，死亡观念平等。回族人始终相信，死亡面前人人平等，不存在三六九等、高低贵贱的差别，都是平等的接近真主，都会受到平等的审判。其次，丧葬形式平等。即都用白色孝布或毛毡包裹下葬，一样的坟墓，一样的大小，一样的深浅，一样的坟堆高度，没有陪葬品，不刻碑纪念。最后，祭奠方式平等。前章谈到，生者会念“热苏”，对死者进行灵魂搭救。其实这也是祭奠方式，用以怀念亡人、告慰生者，任何人都要进行，因为这样才能抑制死亡的悲伤。因此，不管是意外死亡的伊哈、罹患疾病的素福叶、身体瘫痪的母亲还是寿终正寝的穆萨爷爷，虽然他们人生轨迹各不相同，但是在死亡的时候一律平等。

## 三、洁净而崇高的死亡观

在马金莲的笔下，死亡不是忌讳的话题，而成为了民族文化、民族性格、民族信仰的折射，因为死亡洁净而崇高。

### 1. 洁净

回族崇拜白色，因为白色干净、纯洁，最能代表回族的性格和信仰。在《长河》中，伊哈无常时需要崭新的毡子包裹；素福叶下葬时，马乡老用白布将素福叶包裹；穆萨爷爷下葬时，身上裹着一层白孝布。白布包裹有着两层意思，一是希望死者干干净净的走，不带走任何伤感痛楚，二是表达对死者的祝愿，希望他们在真主面前洁白无瑕，获得好的恩赐。

母亲和穆萨爷爷无常时，大雪纷飞。这冰清玉洁、洁白无瑕的雪，不正是母亲和穆萨爷爷的真实写照？母亲虽然疾病缠绕、但她能相夫教子、勤俭持家；穆萨爷爷品行端正、淳朴善良，对人亲切友爱。另一方面，这场雪会清洗母亲和穆萨爷爷生前的悲伤和遗憾，在新的洗礼中将他们带到另一方纯净美丽的世界。

### 2. 崇高

经历了伊哈、素福叶、母亲和穆萨爷爷的无常后，作者逐渐明白了回族人死亡面前的展现的崇高。

第一，死亡面前体现人性的善良。《长河》中，村里人集体送葬，怀着崇高的敬意，大家各司其职，送亡人走好最后一程，这是睦邻友好、尊敬死者的善良；儿子伊哈，给年迈的父母打井的而意外身亡，这是孝敬父母、体恤双亲的善良；母亲瘫痪时说起让父亲再娶的话，这是夫妻之间深情厚谊；饥荒的年代，穆萨爷爷接济乡人，

这是宽厚仁义的博爱。在死亡面前，人人都践行着人性的善良，谱写着浓浓的大爱。

第二，死亡面前折射宗教的信仰。作者生活的地方地理环境较差、生态脆弱，这里的人们生活艰苦，是虔诚宗教信仰给了他们精神上的慰藉，给了他们面对苦难生活的智慧和力量。母亲离开的时候，跪在炕头，念着《古兰经》，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，因为她相信“这是真主的口唤到了。”于是她可以平静的等待死亡、迎接死亡、话别死亡。

## 四、结语

死亡究竟是什么样呢？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说：“死并非生的对立面，死潜伏在我们的生之中，我们仅仅是通过生而培育了死”。西方存在主义大哲马丁·海德格尔在穿越荆棘丛生的密林时虽然恐惧死亡，但不逃避死亡，他提醒人们要清醒地认识死亡，直面死亡，向死而生。

《长河》何尝不是这样呢？马金莲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了回族人面对死亡时的态度，既展现了他们面对死亡时的悲伤、个体的无助、生命的脆弱，也展现了他们面对死亡时的坚韧、强大。因此，死亡不再是冰冷的话题，它渐渐的有了温度和光芒。这不仅是宗教文化的缩影，更是民族的长久积淀，对于我们研究民族文化，丰富文化多样性有着积极的意义。

### 参考文献：

- [1]张存贵.《论马金莲小说中的死亡观》[J].北方文学, 2019, (20).1-3+8.
- [2]姜应龙.《“宗教意识”中的“死亡关怀”——评马金莲的小说〈长河〉》[J].六盘山, 2014, (03).78-80.
- [3]张存根.《从〈穆斯林的葬礼〉看回民厚养薄葬的文明观》[J].北方文学, 2018, (14).2.
- [4]马倩妮.《〈穆斯林的葬礼〉与伊斯兰丧葬文化》[J].西安社会科学, 2009, 27(04).164-166.
- [5]符燕鸿.《生命的终结与精神的新生——试析马金莲〈长河〉的死亡叙事》[J].广州广播电视大学学报, 2015, 15(04).71-74+111.
- [6]许峰, 牛学智.《马金莲小说创作谈》[J].百家评论, 2015, (01).96-100.
- [7]村上春树.《挪威的森林》[M].上海: 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07, 333.
- [8]应为众.《天国之路——略论当代文学中的死亡意识》[J].丽水师专学报, 1993, (04).18-21.
- [9]霍俊明.《死亡现场言说的背后——试论新时期小说中的死亡意识》.当代文坛, 2002, (05).35-38.
- [10]张桃.《马金莲小说中的死亡书写》[D].安徽: 安徽大学, 2016.03.51.